

## 青未了·连载



3

## 《跟着美军上战场》

◆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 邱永峥 郝洲

美军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且最重要的角色。美军士兵单兵装备价值15万美元,美军基地堪比五星级酒店……《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和郝洲对美国陆军第101空中突击师进行嵌入式随军采访,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有中国记者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让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到美军作战的真实一面。

## “二锅头计划”

等我们的行李和背包一件一件过去之后,机器没有报警,那对男女依然在眉飞色舞地聊天。我们俩都松了口气。谁知,那个女人突然看了一眼电脑屏幕,眼里立刻发出了兴奋的光芒,然后尖叫了一声,手指指向了我们装酒的那个箱子,用命令似的口吻说:“打开它!”坐在她对面的那个男的也立刻提起了精气神,用很蹩脚的英语问道:“你们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乖乖地打开箱子,快速翻动着里边的衣服,故意只露出了两瓶酒,然后告诉他:“两瓶酒而已!我们是带给在喀布尔的中国朋友的。”

那名阿富汗男子若有所思地继续盘问:“你们一共带了几瓶?”好像生怕我们快速的翻动会碰碎里边的酒瓶,他还不断地提醒我说:“慢点!慢点!”

“就8瓶……”其实还有另外两瓶放在另一个箱子中,来检查我们的男子似乎并不太在意那两瓶。

“每个人只允许带两瓶!”

这个男子不管三七二十一,顺手就从我们的箱子里边一瓶一瓶地把酒拎出来,然后放在他的脚边。我们心想:这下完了,从北京到喀布尔这么几千里,转了三趟飞机的周折全都白费了。当他拿到第三瓶的时候,突然停止了那让我们绝望的动作,朝我们摆了摆手:“走吧,你们!”

后来我们到了喀布尔的香港饭店,跟金老板说起这件事的时候,金老板告诉我们,按规定每个人确实只能带两瓶酒,但都是1000毫升的那种瓶子,意思是我俩一共可以带4000毫升的酒进来,结果我俩10瓶酒加起来也就2100毫升。就这样,我们还是被喀布尔海关无情地“打劫”了。

8月31日,第二天就要正式随美军去坎大哈作战了,我们怀着复杂又紧张的心情,拿起跟美军签下的生死合同和坎大哈基地的基本守则又看了一遍,悲剧发生了,基地守则的第二条赫然写着:“不允许携带任何酒精和毒品。”最终,为了保证能搭上美军前往坎大哈的飞机,而不是在上飞机前就被踢出来而失去这来之不易的随军采访机会,我们俩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放弃“二锅头计划”。

2010年9月1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我们终于要飞往坎大哈了。

从抵达喀布尔国际机场的驻阿联军大门一侧开始,我们所有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从大门进入基地要过四道关,第一道:验证我们的身份和陪同军官的身份;第二道:眼部扫描;第三道:行李安检和全身扫描;第四道:最终确认进入基地人员的身份。整个过程走下来,我俩要把80公斤重的行李搬上搬下,连拖带拽,过完第四道关后我俩都已汗流浹背。

驱车整整20分钟,我们才到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候机厅。陪同我们进来的菲律宾裔美军军官把我们留在候机处就离开了,并且告诉我们:除了上厕所,不能在基地内随意走动。

说是候机厅,其实也就是一幢二层小楼。在你的航班到来之前,你只能在楼外空地上等候。看了看墙上的公示牌,能知道9月1日飞往阿富汗全国的ISAF航班有11个,9月2日有17个,其中多数是飞往坎大哈、马扎里谢里夫、赫拉特等战区的。当然喽,这些航班不同于民航,全是C-130“大力神”军用运输机或者C-161运输机,乘客不是全副武装的军人,就是记者或者北约的承包商们。

乘“航班”的规则也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它的公示规则是:1.所有乘客都必须着防弹衣戴头盔,任何人都不得例外,哪怕你是四星将军也得照办;2.所有的包都必须托运,不能随身携带;3.航班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或者取消,取消的时候不会提前通知你。

看着眼前全副武装的大兵,我们的感觉是掉进了各国军队的海洋。

不过,在基地内的军人倒也放松,虽然枪和防弹衣不离身,但他们或坐或席地而躺,看书或者睡大觉,每当航班快到时,就有一个美国小姐出来提醒大家赶紧进场登机。在候机期间,冰冻瓶装水随便取。事实上,在喀布尔联军机场,你几乎随手都可以取到瓶装水。我甚至在厕所洗手池上看到这样的一则提醒:“别用厕所里的水刷牙,建议用瓶装水!”



13

## 《亲子鉴定秘档》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 曾鹏宇

本书主人公女鉴定师邓亚军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这不是虚构编造,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

## 帮我把鉴定结果销毁了吧

## 血亲关系鉴定背后的百味人生



黄伟群说:“我之所以这么早就来这里,就是想确定孩子是不是给抱错了,如果错了赶紧换回来。”

这真是个非常善良的男人,他只想到可能是医院抱错了而没有想到还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但是邓亚军却很清楚,刘萍分娩的那家医院是北京技术条件最好、管理最严格的妇产医院,出现“抱错孩子”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极小。

谈话中,邓亚军也在观察着刘萍,发现她一直没什么表情,哪怕是初为人母的喜悦都没有——亲子鉴定做了这么些年,邓亚军基本已经有了初步判断的经验。如果夫妻俩来做鉴定,从女方的反应就能基本猜到鉴定结果:如果女方表现得非常自如或者理直气壮,这孩子多半就是男方的;如果女方很忐忑或不自然,那做出来的多半就是个排除的结果。

因为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孩子是不是自己丈夫的。

在做过刑警的邓亚军眼里,那天刘萍的反应显然说不上自然。

但是黄伟群却一点儿没有往那方面想,他甚至还一个劲儿地问:“亲子鉴定能不能判断出是医院抱错了孩子?”

邓亚军只好非常委婉地告诉他,A、B、O血型并不能判断亲子关系,只有通过亲子鉴定。如果这孩子是他的,那一家三口的DNA数据必然能够比对成功;如果比对不成功,那中间必然有问题,听了这话,黄伟群似乎明白了什么。

取完血痕样本后,夫妻俩就抱着孩子离开了。因为外面冷,黄伟群还把车开到楼梯口才让刘萍出来,他小心地把母子俩接到车里去,这个场面让邓亚军觉得很温馨。

但是结果却并不那么温馨——7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鉴定数据显示,黄伟群的确不是孩子的父亲。

邓亚军通过电话把这个结果通知了黄伟群,那边似乎对这个结果早有预料:“我就说嘛,我儿子怎么可能是B型血呢,这下能证明医院是抱错了

吧。”

邓亚军如实相告:“不,医院没有抱错,尽管孩子不是你的,但却是你爱人的。如果是抱错,那从生物学角度,孩子的DNA应该跟你和你爱人都无关。”

听了这话,电话那头的黄伟群愣了半天,一直没有吭声,好久才把电话给挂上。

第二天本来应该是黄伟群领取鉴定结果的日子,可是他一连几天都没有出现。后来邓亚军再次给他打了个电话,那边的反应非常平淡,“呃,鉴定结果啊,我不打算去取了,您帮我把它销毁了吧!”

邓亚军听了一愣。黄伟群语气平静地告诉她,刘萍在他得知结果那天晚上把事情跟他坦白了,孩子是她以前恋人的。因为婚后有一段时间黄伟群非常忙,很少照顾到刘萍,这时候她以前的男朋友忽然又联系上她,后来两人就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暧昧关系。

但是随着夫妻俩的相互了解越来越深,刘萍觉得黄伟群是个负责、宽容、非常有胸襟的男人,而那个前男友则更喜欢肉体的欢愉。正巧这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从日子上推算,应该是前男友的,她把这事告诉了前男友,对方一听就说这跟他没什么关系,让刘萍自己解决,后来干脆就避而不见,让刘萍很是伤心。

而黄伟群知道刘萍怀孕后却非常高兴,本来想去流产的刘萍多少有些侥幸心理,决定还是把孩子生下来,没想到孩子的血型让这一切都没法继续遮盖下去。

那天晚上刘萍把事情告诉了黄伟群,哭着请求他的原谅。

“我开始也挺生气的,但是后来想想,自己经常出差,把她扔在家一扔就是好几周,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有责任。”黄伟群说,“考虑了很久,我还是决定接受这个孩子,好好抚养他长大。另外我也不想失去这个家,所以那份鉴定结果我就不去领了,你帮我销毁它吧,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 中国战地记者眼中的战地美军



## 今宵一谜

沾酒就上脸(酒名) 陈玉玺  
昨日谜面 惹是生非要不得  
谜底 坏



##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 18《癌症日记》

◆作者: 于娟

## 4月2日 屠夫王建帮你做穿刺! 你走运啦!

总之,我是个错过机会手术的癌细胞弥漫整个躯干骨的晚期病人。乳房上那点癌细胞去掉不去掉根本可以忽略不计。金掉割除乳房都成了奢望,我当时真恨不得自己可以把自己很是喜欢和骄傲,但现在却给我带来无尽病痛和绝望的乳房一把抓下来喂狗,算了,不喂狗,免得小狗得乳腺癌。

然而决定了化疗之后,我又遇到了重大挑战:我的乳腺癌确诊是通过CT引导下的骨髓穿刺,骨的转移灶确诊的,95%应该就是乳腺癌。然而我乳房上的肿瘤太小太小,不如一个花生米大,摸上去似有似无。

金小龙主任提醒我们最好是有原发灶的穿刺才能100%确定,否则万一上了化疗,原发灶消失,而以后又有复发出现,会造成不能确诊到底是不是乳腺癌的情况。虽然概率很低,但是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死就一个字。

然而,我那个原发病灶太小太小,即便穿刺,也有可能逮不住它。

22楼负责化疗的L医生是一个非常慈祥的温柔阿姨,可能可怜我年轻和病重,对我很是优待。

她揪来了光头纸条上的沈坤伟,著名的沈坤伟一进病房,我就乐了,他是个准光头,中间溜冰场、四周铁丝网的那种,非要用地方支援中央的策略,用有限的头发遮盖无限光秃的光头。

人若是病了,若是失去健康了,会主动丢弃很多东西。那个晒了BRA没收好的羞涩的我,袒胸露乳,任所有的乳腺癌医生摸来摸去按来按去。沈坤伟摸了半天说,难度挺大,不过很可能穿刺穿得出来。

我很勇敢地说:我去穿刺。这件事,我很勇敢,因为,当时我全身剧痛无比,根本不能丝毫移动。去穿刺意味着我要再一次经历CT引导下穿刺的痛苦。

事实是,上天总会奖励勇敢的人。第一次化疗之后,我的原发灶真的如期消失,八次化疗之后,准确地说我是在打第六次化疗的时候,我又真的复发了。若没有这一次的拼死穿刺,我真的死定了。

定了做穿刺手术之后,冲进两个男医生,安排帮我穿刺,其中一个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声音也瓮声瓮气。我从心里很怕很怕他。医生交代几句,便出门了,只听临床的病人家属说:“啊哈,是屠夫王建帮你做手术啊!你走运啦!”

我不懂这走运二字的具体含义,不过我觉得家属送他的外号极其恰当。

我那时太痛顾不得问他为啥叫屠夫,我又为啥走运。我那时是真痛,痛到护工拖地拖把碰到我的床腿我都要不堪忍受厉声尖叫。

不过不久之后,我真明白了我的走运:我的肿瘤太小,穿刺穿了十几次,把整个左乳房和腋下打成了蜂窝煤,同时还发生了穿刺打出了麻药区的悲惨故事,另外一个医生愣是没有逮到我的花生米。

而面如屠夫的王建,接过那个让我瑟瑟发抖的穿刺机,轻松两下搞定。

这倒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虽然他能肯定他逮到了癌肿瘤,但是还是自己飞速送去检验室做冰冻切片,给我盖了条被子躺在手术台上等结果。

那时赶上吃饭时间,小护士们和那个最先失手的医生都去吃午饭了,只有他陪着我有一搭

没一搭地聊天,我一直不知道他为啥一直让我躺在手术台上,直至后来他亲自跑去取了我的加快切片结果,才如释重负说:“走吧!回去吃饭!”

他说他虽然99%肯定穿刺穿到了,但是还怕万一判断失误,如果万一没穿到,他接着帮我再做:他知道我折腾一次上一次手术台的难,他也知道这一次穿刺对我意味着什么。

此后住院,我又几次遇到了面如屠夫,心如菩萨的王建,他只嘻嘻哈哈大大咧咧打着哈哈,他是威海来进修的医生,“五一”之后回了山东。至今我从没有机会感谢他,感谢他的妙手,感谢他的仁心。

谢谢你,王建。我自生病,流泪次数有限,然而回想此前手术台上的一幕幕,回想你看似有一搭没一搭,而实际帮我放松心情抚慰紧张的一句句,泪流满面。